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重編瓊臺藳卷六

明　邱濬　撰

七言排律

首尾吟

邵堯夫作首尾吟一百三十六首性理書摘取其中六首予在學校時每聞鄉先達馮本清教諭者去其首尾而次第其中聯句以為排律時寓齋舍閉目諷誦予

卧聽之心竊感焉嘗欲效其體作之未果也歲壬寅孟冬享太廟齋居不成寐偶憶往事因綴緝成百韻而貫以首尾云時予年六十二距聞詩時四十餘年矣

深翁可是愛吟詩詩比堯夫乏妙詞自信生來原有此誰云别後更無之康衢擊壤由童子閭巷觀風命大師本自性情該物理雖緣人作實天機義同制帛分經緯體類行兵别正奇絲出繭中紬作錦風行水上旋成漪空花鏡影渾無迹陣馬風檣杳莫追蜂過芳林花變蜜

龍歸深洞水浮𥞑陽生地底灰先動春到人間鶯自啼
蒼狗白衣雲片片瓊林瑶樹玉枝枝錦鷄傍水吐文繡
天馬行空脫馵覊琚瑀珩璜聯委佩山龍藻火著垂衣
畫蛇底用多添足得兎端能不在蹄收斂精神養光彩
磨礱圭角去瑕疵已從學海掀波浪又何吟壇振鼓旗
耳竅風調聞地籟危言日出和天倪生芻結束人何在
嘉樹留陰衆共思日出高岡梧蓁蓁雨滋淇澳竹猗猗
四時盎盎春常在萬象欣欣物自私心上有天何廣大

眼前無地不平夷青青白白好光景坦坦平平正路岐
境靜不聞尨也吠簾垂惟許燕于飛煙銷日出天開處
月朗風清夜靜時泰宇定餘光發越玄關透過理精微
靜中玩物人皆我妙處忘形我是誰身外無營安素分
念頭纔動審先機操心有要視為則用志不分神乃凝名
利場中休汩沒詩書府裏自委蛇人惟嗜慾天機淺身為
求安識趣早萬里矩行遵大道中天鼎立構丕基寅賓
出日須明發戌會終天尚遠期獨樂何如同衆樂人知

未必似天知春冰履處輕輕步槃水擎來緩緩持坐地每思牛背穩行時如在蟻封馳千金勿失秦人信三寶惟先老氏慈心地一區勤灌溉經畬五段細耘耔百家衆技儒為大二典三謨古是稽夜誦餘光燈是火朝餐至味菜成虀經綸畢自靜中起造化先從動處窺萬物翕張機出入兩儀闔闢氣推移星辰轉勢歸樞極爝火潛光避赫曦屈指三千年過速冥心十二會來遲百王禮備周公旦萬世文宗魯仲尼道載六經先易象人更四

聖首庖羲從知為道道非遠自是先天天不違燔黍擗
豚人蠢蠢標枝野鹿俗蚩蚩山形疊疊兼成艮火性炎
炎兩作離魯國經成麟絶筆虞庭樂奏鳳來儀心同此
理非由外天畀斯文果在茲夢奠楹餘多異學問膠舟
後少雍熙文哀八代資先覺道喪千年賴指迷妙契玄
文因闕 握猛聞至論徹皐比源從泗水通沂水流出濂
溪滙建溪吾道與時全否泰物情隨世遞興衰古今沿
革事無盡天地生成物不齊絶統沈冥誰更續淳風頹

墮竟難支一時暫用假仁義百世恒存公是非治國必求醫國手成家全仗克家兒權奸僭竊如騎虎列國交爭似奕棋列衛重關嚴虎豹收功京觀築鯨鯢史成汗簡消青竹詔演絲綸寫緑綈往古興亡宜鑒戒時人善惡互師資智謀幽谷雞三唱夢幻邯鄲黍一炊君子祇應為理屈男兒爭肯把頭低何須巧計營三窟惟合端身守四維愛日豈宜忘跬步惜陰當至計毫釐人生但願平為福世事無如欲最危遣適隨時飲湯水矯偏因

性佩弦韋事因弄巧多成拙人欲求全或得虧高誼一天雲漢薄大名終古日星垂挺身屹屹千尋壁大量汪汪萬頃陂明月含光星澤媚白虹騰氣炫山輝言無高論平平爾心有真誠斷斷兮就局面中評黑白出形骸外索黃驪空虛腹實書千卷壘塊胸澆酒一卮烈士壯心長落落狂奴故態謾雎雎老容將至先尋鬢憂念纔生輒上眉我欲息爭廢衡斗時方趨利競刀錐千年最是時難遇四序豈惟秋可悲星孛人文韓值斗天開道

學說騎箕心存任道聊乎爾志欲匡時肯已而林木既掄從鋸斧冶金不躍任鑪錘生兮不食無功禄死矣還留進諫屍一一鶴聲聞在野翩翩鴻羽漸于逵靈均憤世終身醒子美憂時兩鬢絲天理人倫期不悖民情土俗要相宜治檄存迹皆非至樂到無聲始是希孔孟聖賢猶不偶伊周功業訖難為同思往事知今是細數流年近古稀百事無成吾已老九原可作孰同歸草玄楊子免投閣發憤董生曾下帷勘破本來真面目完全無

用老頭皮秦宫立命星躔井予立命在未宫魯地安身月在奎太陰在戌躔奎度松栢歲寒堅晩節桑楡景暮惜餘暉無人來問維摩病有肉難令沈約肥氣忿已無空有口貪嗔都盡尚餘癡早知富貴非吾願真信經書不我欺耿耿萬年心不死惺惺兩字口頻提生成敢忘君之賜身體要全親所遺首尾足成詩百韻深翁可是愛吟詩

擬杜詩壯遊篇三十六韻

譽丘受氏本諸姜靑社遙遙世澤長八姓入閩紛競奕

一枝過海擅孤芳九千里路趨京國四十餘年侍帝王
北學遠期追孔孟後生直欲泝崔張也知道並乾坤大
要以文爭日月光天下有書皆獵涉世間無事不評量
推明孔志華夷辯分别軻書義利埸篆刻文辭羞伏子
紛更政事戒䝴郎撫機重惜千鈞弩淬刄恒堅百鍊鋼
自分守株傒闕握詎曾躍治望千將平生載筆居中禁
十載橫經坐上庠玄聖席前頻舍菜玉皇案側屢薫香
四更輒起行趨闕一日何曾病貼床走也素甘循格調

彼哉剛欲外傖荒野梅無意調金鼎海燕何心壘玉堂
豈是積誠能感格故於臨老特明揚靜思蘇軾無他道
顯見孫資實不祥才盡尚餘囊底智症多先試眼前瘡
諆猷昭外非歸美仁義陳前欠贊襄七望八年多健忘
四隣五位愈兢惶進書豈止三千牘請老連封十數章
持節有同花上露孤蹤好似水間檣草虫乍出遭鵰挾
雲際高騫嗾猘傷倒逆昔曾非主父雷同今益信東方
抗顏纔説笑于列運肘將書掣在傍天子亦憐臣老病

時人都咤我方剛言歸幸免周留召獨見誰為杜斷房

世界無如生處樂人生不幸老來忙堅牢遜位寧懲蔡

清白傳家敢慕楊受賄納入千萬拜慢藏存稿兩三箱

壯心日暮成灰燼老性年來與桂薑頂踵盡將輸聖代

夢魂時感見高皇編摩未遂吳兢志忠實空存衛綰腸

府仰兩間生不愧沈冥九地死難忘不堪柳質零秋景

徒有葵心向太陽甚矣吾衰決歸去欲行又止久徬徨

俞氏雙壽詩

兩人一百六十六共閲七朝全盛時誕日稍遲八日後流年恰長十年期陰陽配合賢相敵琴瑟調和老更宜桃李河陽元子貴春秋南極老人齊九重章服從天錫八袠康強在古稀兒孫諸孫爭獻綵翁隨阿姥共含飴莊生書裏椿何老杜母山前竹也慈香稻秋成炊子粒碧梧晚暮長孫枝年年三月連稱慶首首羣賢屢賀詩早晩乞骸南國去三山門外訪幽棲

金陵俞䌌廷章予乙酉主試應天所取士也有美材而負屈稱以親老急於禄養俯從舍選一任邑宰閲十數年猶循常調其二親尚康強無恙如五六

十歲時今其考滿書最南還將便道過家稱觴上壽予久焚筆硯念廷章相與餘三十年未嘗得予一字故勉為書此俾持歸以為二親壽觴之侑云

孔子泣麟圖

麟之來也胡為哉宣尼一見掩袂哀因茲托始一王法千年大義從此開吁嗟爾麟盍來生此文明世親際聖人在天位若使宣尼重見之歡欣賛頌將何如

洙泗圖

自從天一所生水地六成之流不已人見源泉混混來

孰識其中涵至理魯國之川洙泗沂夫子所在今何之

申申夭夭不復見滔滔汩汩常如斯

鍾吕醉酣圖

我聞神仙超出塵寰外御氣乘風餐沆瀣如何也入醉鄉中捐取仙舟償酒債謾羨純陽與正陽看來都不如杜康縱然洞裏活千歲何異人間醉一場

迴文

夜宿江舘有序

歲庚午歸至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誦宋人周明老龜山迴文詩命予兩和其韻以夜宿江館為題明老詩曰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綠水連天碧藹藹紅霞映日晴遙望四郊雲接海碧波千點數鷗輕用意曲折命辭瀏亮信為難及矣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複既曰綠水連天而又有雲接海之

句一意而兩出矣當漁舟釣月之時又安得紅霞映日乎

潮生海岸兩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波流水遠屋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曉片片雲收夜雨晴遥望楚天江渺渺芰蒲盡處落鴻輕

菩薩蠻迴文秋思有序

予幼時嘗讀朱文公劉靜修文集俱有菩薩蠻迴文詞惜其隨句倒讀不免意複不如至尾讀

迴為妙巳曾以村居為題作一闋矣後失稿閒

中復戲作此云朱劉二先生詞附此朱詞云晚

紅飛盡春寒淺尊酒綠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

送年芳又次劉圭父韻一闋云暮江寒碧縈長

路花塢夕陽斜客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劉詞

云水園山影紅園翠溪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

孤鶴對言無

紗窻碧透橫斜影月光寒處空幃冷香炷細燒檀沈沈

正夜闌更深方困睡倦極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處別魂消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淵御史謫判潼川

鳴玉朝來散紫宸鳳樓回首落花頻鵷鴻得路爭先翥鸂鶒才高却累身直以踈慵招物議不趨權勢正因循只因宋玉閑唇吻自保曾參不殺人謾說簡書惟物役猶將談笑出風塵眼前好惡那能定夢裏輸贏總未真

芳草有情皆礙馬江湖何處不通津長空淡淡飛鳥滅
客舍青青柳色新東澗水流西澗水錦江春似曲江春
長沙不久留才子莫厭傷多酒入唇

行路難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行路難不在
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悼亡 五首

孟光舉案與眉齊半臂初交又解攜千里關山千里夢

一番風雨一番啼每因舊事增新感莫動哀吟易慘悽

自古佳人多薄命幾多紅粉委黃泥

其二

芙蓉肌骨緑雲鬟傷别傷春更萬端去日漸多來日少

别時容易見時難春蠶到死絲方盡滄海揚塵淚始乾

無可奈何花落去五更風雨五更寒

其三

一别容音兩渺茫不堪端坐細思量雲收雨散知何處

燕語鶯啼亦可傷誰愛風流高格調我憐貞白重寒芳
愁來欲奏相思曲只恐猿聞也斷腸

其四

雲想衣裳花想容幾宵魂夢與君同笙調恨譜參差度
錦疊空床委墜紅千古怨魂銷不得一川秋草恨無窮
狂風落盡深紅色一片西飛一片東

其五

腸斷春風為玉簫我心懸旆正摇摇一痕心事難消遣

萬片香魂不可招慘慘悽悽仍滴滴霏霏拂拂又迢迢

砌成此恨無重數縱得春風亦不消

歌行

竹林七賢圖

炎精無光蜀燼銷當塗墜地馬蹴槽嬌時之枉遂過正

棄置禮法如毫毛太行之陽富修竹猗猗萬竿似淇澳

一天爽氣風聲清滿地涼陰雲影綠風流醖藉一四子

邀從何來聚於此中有一人龍鳳姿土木形骸出泥滓

神交一世皆名賢渾金璞玉人中仙携來濁酒對青眼
欣然神解皆忘言或作絶交書或為大人傳窮為途中
哭同向樹下假頌酒有徳以酒為名犀豕每同飲五斗
乃解酲寓情廣陵琴感舊山陽笛黄公壚畔互酣歌廣
武觀前閒嘆息作者七賢矣一去不再來荒山既無舊
墟落枯株豈有餘根荄我觀竹林圖為作七賢歌晉人
曠遠尚玄語其源起自王與何二人開其端七賢為之倡
自從决去禮義防狂瀾頽波莫能障後人欲知七賢誰

嵇山兩阮劉王向

題林良畫鴈圖

古來畫格非一科今時畫史非不多專門雖各有家數其如去古皆遠何仁智殿前開畫院歲費鵝溪千匹絹丹青水墨各爭能誰似羊城林以善早以才譽起名姓登上方揮毫落紙意閒推羣工環視如堵墻一日聲名遍天下世人不買邊家畫衆科獨有翎毛工郭謝戴學俱减價吾聞畫畫畫意難寫生自古稱黄筌黄筌已去

數百年天復生此人于嶺海之邊黄荃寫花林寫鳥神氣超出形色表筆端造化俄生生心裏靈沖空了了揭來玩此六鴈圖形容毛片箇箇殊凝神洞視竚立久縑素墨迹渾如無耳中彷彿聞鴈語意恐飄然忽飛去不知從何得此本筆意所到皆天趣九原不可作對圖情愴然可憐絶藝入妙品泰山一拈横其前腰金衣錦何等者以善端合簪貂蟬

壽星圖

南極之上有老人星光芒煁煜昭示壽徵誰哉好奇古
貌比壽者相身披織女綃手握太一杖軀幹何其短頭
顱如許長靈臺無乃小局促天庭胡用高軒昂神人自
與凡人别顔如丹霞髮如雪誰知天上人也有老時節
嗚呼氣結為星亦解耄人生那得長年少我觀壽星圖
為作壽星詞奉以祝眉壽千百歲為期五緯呈祥天宇
清五嶽效靈地道寧中黄一氣分五德幻形五老表壽
徵仙風道骨煙霞袂大人迥與塵凡異五總靈龜千歲

𪓟七籤雲笈九天炁豈非受命大羅天駕風馭氣來人寰永錫吾皇千萬壽坐令海宇熈熈長在春臺玉燭間

三仙傳道圖

我聞混沌初七竅時未鑿元炁一縷煙天地大胚璞太元之先本自然物物各盡其天年醉生夢死順帝則不知何物為神仙刼運既開文字現經歷赤明暨炎漢天書八字露光芒天真皇人為析辯展轉相授度世人錬精成炁炁成神一朝神成歸大道陰魂銷盡留陽魂黄

庭内景三十六玄牝有門神在谷何必彬彬萬遍功妙
解惟須一言足老聃後裔東華君妙道不肯輕示人非
因胡僧愛饒舌雲房安得來相親一見之間即深契依
稀記得前生事銕衣脱卻着羽衣五體勤拳便投地開
成進士吕紹先慮後遠及五百年君門不候龍虎榜仙
家卻結鉛汞縁父祖子孫傳一道自得由來在深造三
成五等萬千言一一從頭都説到長生性命金丹説太
乙刀圭大符訣演金科兮運劍法抽玄關兮開玉匣口

傳心授盡通徹身體力行益親切一傳肩吾施再傳海蟾劉海蟾以後分南北兩宗若不相為謀南宗始紫陽正傳海瓊白北宗始重陽七傳長春丘誰云仙人長不死如今那見一人留竭來觀此傳道圖目擊道存心暢舒幾陣清風出樓箋一天浩氣藏瓠壺鋏虬扶身筋力固青蛇在袖膽氣麄對之融神三歎息勿憶三生是丹客曾向璇霄借鶴騎每於玄圃偷桃喫本與處機同一宗紫霄真人是鄉中寅緣欲啓玄命秘去學鄒訴註參

同老到不為天所佚身欲奮飛無羽翼聖恩若放歸海山方丈蓬萊應咫尺

題山水

我本山中人老作朝中客玉闕金門非不戀碧水丹丘也須憶每常騎馬想牽牛幾聽鳴鑾思棹謳夢魂不怕江山遠夜夜飛歸海上洲欲歸未歸止惆悵偶見新圖心悒怏恍如去國見似人聞若逃空聞足響上題一壓不到處境靜人閒多雅趣彷彿疑為舊所居分明似識

曾行路記得山中睡起時倚閣停雲有所思忽然來我平生友心欲急見嫌舟遲圖中便是心中意風流畫史何多致半幅輕綃萬里思無乃筆端能縮地對此融心神居然念鄉曲江上愁心千疊山雲間遯迹三間屋憶年十五心尚孩十八年前曾夢木木已合抱孩白頭某山某水何日重釣遊爾時江村竹屋下却望紅雲在天際縹緲五城十二樓

剡溪圖

誰人寫此滄州趣邈出高人隱居處千疊坡仙心上山半壑丁公夢中樹江天漠漠雲悠悠一塵不到境更幽阿誰青天白日裏却駕山陰乘興舟舟從天際來人倚窻前立心急恨到遲興盡愁歸亟人生百歲須臾間交游心事千萬端不如意事十八九朋簪會合良獨難所以豪傑士神交友千古未見恒相思既見愁遽去幸此太平世有此數日閒拏舟時相訪罄我平生歡心交若不多好會亦云罕如何未相見中道俄然反晉人虛浮

固可嗤王戴交誼薄可知須知朋友五倫一請看此圖
歌此詩

三禽言

得過且過

華山有鳥名寒號蟲方春時鳴曰鳳凰不如我
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藥中五靈
脂即其糞也

得過且過多福如何少遭禍紇干山頭凍羽乾真信鳳

凰不如我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金兵追宋元祐后至章貢幾及之時人有詞曰

天晚正愁予春山啼鷓鴣蓋言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哥哥十八灘頭亂石多東去入閩南入廣溪

流湍駛嶺嵯峨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元至正十六年子規啼于居庸關

不如歸去慕巢不是安居處江淮赤氣亘天明居庸是

汝來時路不如歸去

## 詩餘

### 寄題岳王廟

為國除患為敵報仇可恨堪哀顧當此乾坤是誰境界君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間關十年血戰端的孜孜為甚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潛摧　雖然天道恢恢奈人衆將天拗轉回歎黃龍府裏未行賀酒朱仙鎮上先奉追牌共戴仇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雄恨

向萬年千載永不沈埋

右調沁
園春

玉堂即事 二闋

九重天上五雲深髙處是詞林西崑東壁圖書府文昌近帝座天心身世瞻依堯日筆端揮灑商霖　龍日煖布清陰宫漏晝沈沈絲綸草罷渾無事黄封酒花底頻斟但得身常步玉不須腰有黄金

其二

玉堂清切倚璇霄秘閣鬱岧嶤清冷風露非人世祥雲擁瑞藹飄飄材舘廣儲杞梓玉峰羣聳瓊瑤　蓬萊淺不通潮無福也難消夙生若有神仙分今生也自在逍遥飽聽鈞天樂奏不聞凡世塵囂

右調風入松

秋思

雲散嶺頭光葉落山形瘦目斷遥空鴈不來正是悲秋候　雨點水痕圓風蹙波文皺顧影徘徊落小池頓覺

人非舊

右調生查子

江村

鷺破青林皃分碧藻江村景致天然好一塵不到萬緣空人生只合閒中老　古樹巢雲落花繡草四山絃管啼幽鳥醉來白眼望青天人間別有乾坤小

右調踏莎行

春日會友人梁氏園遊賞

城闕峩峩禁籞重梁家池舘閙春風韶光盡在花畦畔

生意都來草徑中　天廣大日從容十分春色萬枝紅

醉中記得西楊語莫待銀蟾生海東

右調鷓鴣天

大庾有隱君子曰鄧德温先生别字梅峰業醫而

通于儒士大夫有事之嶺南北者必延訪焉積書

至數千卷好賢樂道之心老而不倦年近古稀即

豫作壽藏自撰墓志葢幾於古之達者也僕與之

不相見者十有七年矣今忽有書來求僕預作輓詩展誦之餘惻然興感特為綴滿江紅詞一闋以廣其意他日蒙賜告歸省道過横浦少憇梅峰之下命童子歌此詞以佐觴先生能為我痛飲否

詞云

百歲人生幾何許駒馳過隙古稀年到風雲夢斷桑榆景迫世事分明同露電人身畢竟非金石羨梅峰勘破死生關真奇特　棺未葢機先息身有限名無極問如

何漆園傲吏鹿車狂客蟲臂鼠肝天所賦烏鳶螻蟻君奚擇指歸途明月滿長空溪山碧

右調滿江紅

昔高槎軒作水龍吟詞詠紅竹予誦而喜之欲擬作一詞未有以起其意者適余友志昂奉常以松雪翁鉤勒竹卷求題故為作此詞

佳人空谷隕落猗猗莱淚盡粉乾銷膩玉翠袖僅餘邊幅　吳興公子清狂臨池不學鍾王墨帚掃成飛帛雕

鏤金雕琳瑯

右調清平樂

和東坡韻題赤壁圖

黄州遷客意翩翩不是風塵中物一葉扁舟凌萬頃氣葢烏林赤壁孟徳雄才周郎妙算到此俱銷雪横江一笑眼中誰是英傑　一自兩賦成來山川勝槩倍增輝發鶴夢蕭聲隨水去只有聲華難滅静對新圖閒歌古句豎起衝冠髪何時載酒江心重泝流月

右調醉江月

夏日即事

緑槐庭院紅蓮沼清夢斷池塘草推枕起來天未曉佳期悄悄人似流鶯老　家園萬里雲山杳久不見音書附魚鳥世事縈纏何日了這般情緒這般懐抱畢竟何如好

右調青玉案

癸巳初度

今朝五十三年年歲歲平平過如斯而已不須更問如何則可自有前程別無外事但求諸我把眼界撑開肚皮寛放偃然坐忙中躲　少日東塗西抹到如今要他作麽深知物理飽諳世味不過些箇好植深根更安固蔕冀成結果待從今向後年添一歲受人拜賀

右調水龍吟

已亥初度

老子明年六十齊百年光景日頭西幸無熱病兼寒病

免得花迷更酒迷　知痛癢識高低平生作事不蹺蹊從今好閉雌黄口再莫人前浪品題

右調鷓鴣天

學士莊

瓊城西畔小瀛洲景到十分幽玉堂天上仙凡隔人歸也帶得風流　占斷丹山碧水移來玉宇瓊樓冬詹暑簟趣休休暫樂此林丘雖云絶島窮荒地清高處不減中州不自承恩歸老那時任意優游

右調風入松

翰林修撰涂瑞邦祥得賜告歸省于其鄉館閣諸公皆有詩送其行予鄉先達也與其先大父時慎翁世父致仕郡倅公尊甫封編修君有世契而邦祥偕其弟瑾皆予教大學時弟子也服嶺以南由進士入官翰林者自予始厥後二十五年洗馬叔厚以會元進又十年邦祥以探花進甫三年編修可大又以榜眼進繼此而又有編修伯誠者源源

而來予老且病荷列聖深恩無能為報方幸鄉後進之有繼可以籍手言去他日去歸故鄉又幸白首故人享林泉之閒福而有佳子弟以文章登禁近以克振其家聲邦祥之行因填一闋寄聲其乃伯乃父以致予願慕不可得之意當衣錦光榮之晝壽筵高張之時親朋畢集觥籌交錯使童子歌此曲以侑觴非但以誇張涂氏一家之盛且榮亦使嶺南十郡人士聞之皆知所感發興起云

四十餘年比仕中朝多少交朋念海内游從英雄豪傑非無心契不似鄉情玉季金昆錦衣紗帽南極熒熒兩壽星況有兒俱青雲得儁白晝光榮　嶺南文運重興喜又在君家見昂英向奉天殿上觀承賜第文華殿裏拱聽談經積善有徵讀書成效嘉與鄉邦做法程好為我看河南人面甚日分明

右調沁園春

題情慰奚原啓下第

佳人薄命嘆紅粉幾多黄土豈是老天渾不管好惡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隨凡苦不平如此問天天竟無語　可惜國色天香隨緣流落飄泊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游緑窻晚繡過客驚眉嫵人生央意從來無問今古

右調念奴嬌

春思

午窻閒展湘紋簟春夢醒來眉作斂珠簾捲重門掩情

事不堪重點檢　晚山青似染望眼年年頻減惆悵流光荏苒芳心無半點

右調應天長

老去不禁衣重口占

穿衣又重穿少又寒凍疊疊層層難舉動覺得渾身疼痛　兩肩壓得低垂一身擁作虛肥除是無官方好有官須要穿衣

右調清平樂

題扇

白玉肌膚玄玉柄信手鋪排十二欄杆并衆骨攢來頭上釘倏開忽會何曾定剪破春雲分半鏡謾擺輕搖細細涼風動赫赫炎𤋮俄退聽知寒識暖隨時令

右調鳳棲梧

重編瓊臺藁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于　鼎

謄錄監生臣韓大椿

重編瓊臺藁卷七

明 邱濬 撰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

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畧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為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為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録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

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比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禄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温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為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苐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髦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

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誠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寛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

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効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為有用而歿為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効

之至為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上進謹具題知欽奉聖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當謄冊本發福建布政司著書坊刊行禮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為陳情乞恩辭任事臣先以年踰七旬三次具本陳情乞恩休致未蒙允許臣祗奉詔旨不敢固辭扶病涖

事少待来春河凍開時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勑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邱濬著兼文淵閣大學士内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强壯之時反躬自省尚不敢受此重任況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超陞進之密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當夫羣賢布列之時用此尫羸無用之老朝野傳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

既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頃因纂修過用目力遂致一目青盲他人見之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矇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稟賦素薄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簡少尚可支持若當劇要之任食少事繁勢不能久凡臣所陳舉皆實事衆所共知伏望皇上鑒愚臣之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生念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収

回成命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奉聖旨卿歷任年深兹特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内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欽奉聖旨卿歷任年深特兹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聞人臣竭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强力之日其力既

足以有為其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謨謀參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時過然後用之則年既耄矣力既衰矣不幸而有疾疢加之雖有可用之才決為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機巧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仰惟我太宗皇帝首擢儒臣七人者直內閣預聞機務自永樂初至今已七十餘人是皆海內名流有徳有學之士方其進用之初率皆年力精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裨賛以成治功如臣者生長荒陬資禀庸下粗

知章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徒以積資累考徼幸至於
極品所任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循以至致事之期今
犬馬之齒七十有一矣年歲已去病勢日加無能為之
力無可待之勢古人所謂日暮途窮鐘鳴漏盡之時也
臣所以不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為矯激之行舍曰
欲之而必為之辭以徼虛名蓋反已内省的然自知不
足以當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明主之知且内閣
所辦之事乃國家大制作大政務大典禮雖專詞翰之

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之隆恩典之厚比諸庶僚懸絶之甚是葢當代仕宦之階第一選也須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茍加之迂疏衰朽之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係非小小也夫學而為儒得以所學為聖明之用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至榮儒者之大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既與而辭況臣幼有志用世於凡古今典章政務無不留心竊恐一旦為時所用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

故逢人即問見事即録校閲載籍稽考制度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於書正以待夫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為聖明所棄正臣竭誠盡心攄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顧乃屢行奏章以辭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葢時不待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手勑感激之極不覺涙零既而自恨自嘆儒生薄命一至於此上負聖恩下孤素志興言及此中心惘然伏望皇上察臣由衷之辭實非虛偽之讓憫其老病賜以生還不

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

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手勑命臣於内閣辦事二十五日
臣具本陳情辭免未蒙俞允二十七日又具本辭欽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欽
遵臣按禮經讓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古人
辭讓以三為節初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

辭而至於三必其情真意切而有不容已者矣臣嘗觀宋神宗朝歐陽修乞致仕章凡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請臣雖不敢上比古人然修與光所事者神宗是時專任王安石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臣幸遇皇上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彷彿而又羣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協恭無有異同臣何故乃敢故違詔旨而決欲求去哉且臣歷官三十餘年久尋常調皇上嗣登寶位

之初未經兩月即超陞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臣進所纂大學衍義補仰壓睿覽厚加賜賚又有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之褒命下書坊刊行天下既而纂修憲宗皇帝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臣以年至七十乞恩休致又蒙聖恩令臣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史成之後欽陞太子太保三次上章乞歸田里疊蒙聖旨勉留而有年德學行老成特兹留用之諭兹者特降内閣辦事敕臣再上章辭免俱蒙詔旨温諭未賜俞允仰惟

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木石豈不知感殺身以報亦所甘心良以禁秘論思密勿之地天下治亂安危所係非優老養痾之所也臣學本空踈實無定見方年少氣鋭之時亦欲奮發有為今則閲世久而歷事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來茍非熟思而審處之一言失當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以為無窮之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字畫細渺有非老人心

志推頽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反己自揣而冒昧以嘗試之則是為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眇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于人世若使逐日午時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能支設使真有益於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決無所補恐有負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為期不敢祇受臣竊原皇上所以用臣之意

蓋九重清閒之燕或嘗留神於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此萬一或為聖明所取每因一事輒檢一類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禄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臣徒竊國家之名器冒朝廷之恩典以為身家計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詞省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老丘

田歌詠太平以為聖世之全臣屢犯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奉聖旨朝廷用人已有勑旨卿當勉圖報稱不許固辭該部知道

壬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右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繼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聖眷有以見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

庸迂僻之臣年已老耄而猶留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仁堯舜顧治之心也奈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强調理以仰副詔旨但血氣既衰藥力無效恐終無平復之理況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為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令制考古典哉且處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王言總國政非如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上行移於

衆也事體關係為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著於簡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謗及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興言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爵禄可貴恩典為優年既耄而不知休疾已痼而不肯退猶且垂首曳踵力疾策衰伴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國家

之事皇上賚髙爵厚禄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歐
陽修德學文章冠絶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致仕
我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耳年僅六
十八乞身之章一陳即蒙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
陽修年未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
未久而即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盡其
道古今以為美談臣無歐陽修文學百分之一年比薛
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年踰古禮致仕之期

身嬰醫書難療之疾老病衰憊舉動必須人為扶翼出入禁門不便昏眊健忘述作必須人為檢討掌管文書不得且又去家萬里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憂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皇上哀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歸田里俾全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為請干冒天威不勝恐懼顒望之至為此具本令義孫丘懷本齎赴通政司具奏以聞奉聖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

俱免早朝該部知道欽此

乞儲養賢才奏

該禮部儀制司手本為儲養賢才事開具給事中涂旦建言欲將新進士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本部題准行令臣等詳議歷科事例徑自查照奏請施行臣等看得選新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自永樂二年為始自是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

或會吏部同選其所選士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於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進士及第三名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華國之文輔世之佐實有賴於斯焉臣等愚見以為天為國家生育人才以供一世之用非獨此科有之而他科皆無也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預選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又拘於地方年歲則是見

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成臣請自今
以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
衙門辦事之後行文録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
序記箴銘雜著擬古評史之類每人十五篇以上限一
月以裏赴禮部投獻禮部閲視訖編號封送翰林考訂
其中辭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該司仍將各
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依天順八年事例於午門裏
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不係

假手即取以預選若其辭鈎棘而意詭僻者不在所取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者果有過人資質雖其平昔無有宿構文字於此一月之閒有新製作五篇以上亦許投獻送試若果筆路疏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目下有所論譔便堪供事所留者多有過人之資將來有所成就必將名世上有得人之實下無遺才之歎預列者無狥私

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北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素願謹具題請旨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蓋謂自古大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即以言為資因言而以身為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為君用踐其所資之言以效其信言有不信君必責以踐其言言有不從臣必死以成其

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既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之後也粤稽諸古若伊尹畎畆幡然之數語傅説受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問答之書樂毅對燕昭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者也之七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

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
古人然生當明盛之時而遇大有為之主不以臣之迂
踈衰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
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雖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徒以
學術荒踈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為獻奈無嘉言以為
資如或拜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責焉無以為應徒死
無益也是以三上封章以老病為辭未蒙俞允不得已
而受命顧所謂資言獻身者志苟不先定而泛泛焉冒

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縷縷焉臣自幼殫力竭神以為此書及其編成適際皇上訪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聖恩奬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即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為先資之言而侑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為九重之獻蓋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為之製乃補

宋儒真德秀所衍大學未盡之義也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變亂紛更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胄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猶可諉者今則幸為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深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藉是書以為榮進

之階非真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愧哉矧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日暮途遠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圖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芟去繁文摘出要語參會補綴以為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經省覽如有可行特賜御札批下會同内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為聖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難行或姑留以俟後時或發下

再加研審亦望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
世務不免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掠
取一己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干天聽不勝戰慄恐
懼之至為此謹具題知伏候勅旨欽奉聖旨卿欲有言
具奏來看欽此

論釐革時政奏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

仰惟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歳在戊申登大寶之位
肇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六朝閱一百二十年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無欠而皇上登極之始歲適與相符謂上天無意可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

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為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非善攝養者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

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徽政務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而底於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甘爲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徽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徽之象因

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甚功德於民適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聖祖戰元人而出之化外撫綏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闡彝倫再立世界蓋自天開子會以来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國家有此大功上格天心為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嗜欲開先之際生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

養晦之日是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太微天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兩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舉皆有聲餘殃至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者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異鳥三鳴於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而在京師邊防為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

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早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祖宗積德累仁先帝敬天愛民皇上清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夫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其當然之人事而求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為祥矣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何繇修德而已矣盖天之與人

雖有懸隔之勢而實有感通之理上天監觀於下念我
聖祖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有功於自古帝王知其
氣運至此必有適然之數故豫生聖人以待之屢出災
異以儆之其生聖人也必使之早歷殷憂其出災異也
必示之以非所常有由是而觀可以卜知上天之意有
在而祖宗在天之靈有所屬也恭惟皇上禀非常之資
膺重明之運於太祖開基百二十年之後稽之邵數以
三十年為一世至百二十年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

之數而為一朞也歳事周矣月窮於紀星回於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象惟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闕者通缺者完然後可以延而長之以固久遠不拔之基所以補偏救弊振仆持顛洗濯疏達衍國祚靈長之慶於千萬億年兹其時也是時也其世道升降之會而治亂安危之機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亂可危持其安使不至於危保其治使不至於亂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為災傾將否之運而使

之轉為泰其斡旋之機政在於皇上今日失此時而不為踵其後者縱欲有所為無及矣故天既示大變於皇上未登極之先而不為之應又示急變於皇上初登極之後以趣其必為天之意丁寧告戒至矣盡矣無以加矣古人謂災異之來為天心仁愛人君臣竊以為今日災異前後重見疊出如此天心之仁豈但愛一人為一時而已哉盖念我太祖有大功於世故以兹非常之變儆動我皇上之心欲其惕然興感赫然奮發治之於未

亂安之於未危延國祚於千萬億年不啻滿其元而且將過其歷於無窮也皇上當此大任遇此大機當可為之時有可為之勢烏可泛然苟然坐失其機會而不思所以預為之計哉臣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尚而不流於異端邪見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頹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

微杜漸每惟禍亂之憂屈已虚心不以顛危為諱防愆而剛為之制思患而豫為之防遇凡聖心有所思為有所謀猷将有為也将有行也與夫臣下有所論奏建置也左右有所陳説求請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於天理否乎果順於人心否乎果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祖宗彝訓有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為是否人情以為便否清議以為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

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思是集訪於衆而斷於獨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而攻之者衆一日萬幾而應之不暇人人各有所見而欲效其所見人人各有所能而欲售其所能人人各有所求而欲遂其所求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嚮引誘激發逢吾心志

之所欲投間抵隙覘吾機便之可乘上幾畧露其微機衆即據以為幸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引其人植黨與排異已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據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禄以貽後是皆為其身謀為其家謀為其親識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毫髮謀國之心哉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内政明義理以絶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

淳朴以為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技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詖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為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

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遷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狥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己之私互相標謗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真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簸糠迷目則天地四方為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

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臣不佞謹擬為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在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徽宗為金人所執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邊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修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之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真篇二人著書教人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真得其

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教人以長生者已身且不免於死况夫讀其書以效其所為者豈得長生哉有言捌造寺觀以植福田者請諭之曰本朝於兩京造天界大報恩大興隆寺朝天大德靈濟等宫外此又有前代舊基累朝别建之刹所以奉佛老之教無以加矣又何用别有所營造哉矧今國家經費比祖宗時百倍民窮財盡若又大興土木勞人之筋

力則人為之怨費國之資財則國為之貧使彼所謂佛
天尊尚存見人之窮苦怨咨以營其居如此必不能一
朝居也若彼徒欲奉已而不知恤人助國又何用崇奉
彼為哉有言印造經懺以求利益者請諭之曰本朝於
佛道二教各有藏經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
七部四千四百三十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
廠所刻書肆所售之本所以奉二氏之言無以加矣又
何用別刻新本為哉刋一部梵夾之板費中人十家之

產工匠之役楮墨之用不免勞人耗財致其嗟怨使彼所謂佛天尊有靈聞人印造其書如此勞費其心亦必不樂也若彼徒欲人崇奉其言人雖貧苦不恤也又何用崇奉之哉有言修齋設醮必須豐盛者請折之曰古人祭天享帝器用匏陶酌用明水一以誠敬為主非以多品盛設以為觀美也就二教言之彼亦有酌水獻花之說况其為教以清淨慈悲為事彼佛天尊於冥冥之中若見世人奪小民衣食之資以供養之而致其飢寒困

苦哀怨無聊如此其肯歆饗之哉若彼不問其物之所從来惟口腹是饜而不恤人怨亦不足以為佛天尊矣有言誦經持呪可以禳度者請正之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誦讀講習以為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通數多少以為功果也就二教言之佛氏四十二章經老子道德經亦無誦數之説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言以作經經猶未成遽以若誦此經為言人誦此經可以消災得福倩人聚誦計其遍數與人傭錢徒事口舌無

益身心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以為我功而錫以福祐耶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術者請諭之曰唐宋以來西番每為邊患自元人崇重番僧遇有邊患者遣番僧諭之尋即寧靖本朝因元之舊封其酋長為王盖為地方計也非用其秘密之術袪攝之法慶賛施食之科也既封以王爵必鑄金以為印其服食擬於王者而又供給其徒歲費不貲況今番僧多非本種往往作奸犯法大為國家之蠧今封一人按舊例供給之足矣

不必更有増加也有言祀神以求福祐者請正之曰周禮八則一曰祭祀以馭鬼神盖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非特以馭昭昭之臣民雖鬼神在冥冥之中亦在所馭也人君為神人之主豈有反求私福於所馭者之理哉非但君不當為神亦不敢受也禮之所謂祈報祭祟者為民而已非為已也孔子謂祭非其鬼為諂具牲牢備品物且不可況扶鸞箕呪符水效巫覡之為哉有言宴饗品物必須豐侈者請正之曰古人宴饗以示慈恵以

訓恭儉其牲牢俎豆皆有常數盖主於娛親禮賓不為飲食觀美也後世窮奢極欲一日之食而費小民十年之用一宴之設而害物産千百之命所實用者無幾所虛費者孔多暴殄天物於無益非所以惜福靡耗民財於不貲必不免斂怨矧令國計非前朝比豈可因口腹之欲而損軍國之經費縱奢侈之欲以虧人主之儉德乎有言匪頒賙賜必欲如舊例者請諭之曰古人賜予以報功庸以施恩惠其等差多寡各有常數盖主於激

勸人心非以厚私周急也今人動以前例為言必欲循舊更求加多殊不知聖祖盛時帑藏充積而人員尚少今則所儲之物比舊為少賞給之人比舊加多就一人所得計之所得固少總計國家之所費蓋已數倍於前矣矧今公私匱乏非獨在上者當為民惜財而臣下亦當為國惜費也有言寶石可為服飾翫玩者請折之曰成化末年收買寶石人間所有者盡入內府矣又何必他求哉矧自古中國所寶者金銀珠玉是皆有用之物

王金元之世此物始入中國色不如玉之溫潤質不如
金之從革是皆細碎砂石稍光澤者耳非古人所謂珍
寶也朝廷用之則價增百倍不用則荒歉之年鄉落之
間以斤兩易升斗之米不可得也此物最為帑藏之費
小人欲效尤盜國家之財以利己肥家往事可鑒也有
欲於街市和買以應用而取直於官府者請諭之曰唐
人官市為史臣所譏堂堂朝廷白奪民物於廛市富有
四海而賒貸於小民豈可聞之四遠哉且市井小民營

刀錐之利以資口腹一人一日不得利則一家一日不得食况其資本多質於富家而計日取息爲償今官府雖非白奪然令其領價於內帑移文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失小民何以爲生哉謂之和買必見錢買見物兩平交易可也有欲求間田以爲巳業者請諭之曰君之所以爲國者民也民之所以爲生者田也民耕田出租賦以供君君散民賦以爲百官之俸禄旣食君之禄則不當侵民之利况官崇地親者皆與國同休戚者

哉今近畿之地生齒日繁役重民貧無地不耕何田無主縱使有閒田亦當周急不當繼富也君臣一體休戚同之惟知為家以植利而不思為國以保民可乎有言欲差官於外織造措辦者請諭之曰古人有言財不可豐去其害財者耳今百姓艱難公私匱乏事事皆為減省則財用自然豐裕且織造錦綺紗羅措辦器皿物事其工本皆出於民若官府見有行使帑藏尚有收貯眼前未至乏絕姑且處用如果將盡絕亦須待豐稔之年

民力有餘然後舉行可也有獻珍異之器以希賞者請
折之曰器之為器取適用而已茍製一器而費百器之
材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財貨於無用費工力於無
益何為也哉夫人之所以蓄奇巧華美之物者無非欲
以誇耀於人也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其尊無對其富無
倫況宮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見將誰誇哉有
言宮室損壞必須改作者請諭之曰前人遺構皆極其
樸素渾堅後人輕易改作鞏固不及於前茍不至於傾

把頹壓姑仍舊貫扶其欹傾而補其損漏可也若謂其窄小不足以居必為脩廣則前人何以居至今日乎非不得已不宜動作動作不免取民財役軍力今公私匱乏之士卒疲勞已甚一旦有事將何所取用而責誰以敵愾禦侮哉有欲餘項以備顏料者請諭之曰戶部錢糧歲有常數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用稍有贏餘則留以為凶荒之備軍旅之需而工部顏料不過以為宮室器服之用人不食則身死國無糧則困乏宮室之舊

者尚可支拄以居器服之敝者亦可補綴而用豈可輕耗戸部之經費以為工部之營造一旦不幸而有不測之變非常之災何所取以應用哉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諭之曰國家之於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禄無官者亦有糧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為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闕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職錢糧哉有言所司乏人使用而欲於額外增置者請折之曰有此

衙門則有此事務有此事務則有此使令之人令皆安在必有薄籍鄉貫可考宜行合干衙門勾解以足其數中有戶絕者方可按名僉補令公私俱困凡事宜從減省姑宜照舊取辦可也蓋此等事皆是管事監工者比舊加多各欲得占用跟隨之人以利已也有進工巧之人欲授之以職者請正之曰禮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蓋以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使其心常囿於禮法之中必不肯輕費民財必不肯

輕勞民力財不輕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輕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然出於禮法之外凡所以奉己而適用者皆欲華麗精緻不免費財而勞民以為天下之害如此等人必痛加抑絶使其不得作淫邪精巧之物以蕩上心豈可引而用之而加以官職使居左右哉有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職者請正之曰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自古帝王以爵禄鼓舞一世之賢能不徒惜名器而又别品

流既惜之又別之則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不敢萌倖心人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況彼技藝之流各有本等之官隨所業而授之可也有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外添註者請正之曰官職有常員歳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多增官員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盍思漕運之米至京師者率費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漕輓之苦官吏

征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以安民不為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況名器因之而輕流品因之而混桼功庸之次序廢銓選之資格倖門既開捷徑旁出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待缺者老死於選調立功者拘礙於文法公道不明廉恥盡喪而欲求治難矣凡此二十二事臣特以皇上耳目所及者細微淺近之事而言爾非謂天下之事盡於

此也由是推類以盡其餘則凡天下弊端有小於此者亦得以漸而除國家至計有大於此者皆可以次而行矣聖學高明義理融貫復出千古之上此等之事諒其必無臣猶喋喋以為言者杞人之憂天野人之獻芹夫天固無傾墜之理而野物豈玉食之所需哉而杞人憂之野人以為獻是蓋一念憂國愛君之心出於忠誠懇切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誠以天下之事何嘗不起於細微何嘗不起於淺近惟其以之為細微淺近也謂其無

能為謂其不足畏謂其所關係者非急謂其所費用者不多姑且聽之姑且行之積力久而見聞熟遂認之以為固有循之以為當然而不以為非殊不知片雲蔽日天地為之晦冥蟻穴潰堤湖海因之乾涸其終也遂至於損朝廷之大體壞祖宗之家法空國家之帑藏失天下之人心宗社因之而危國脉由之而促未必不起於斯也皇上儻不以臣愚迂昏昧而棄其言聽政之暇宫中無事將臣所過料者時賜省覽一得之愚或有契合

於宸衷或有啓發聖志留神省記紬繹於心思之間萬一臣下有所建白求請偶與所料者合即乞皇上運思以發揮之加意以刪潤之推類以擴充之發以確斷形於詔旨以正之折之諭之使騰利口以售其奸者氣餒而失其便騁私意而求所欲者心服而知其非耳目所及者既已如此則内而宫闈朝著外而郡國邊鄙莫不革心向善聞風知警則接於見聞者無邪僻之心形於施設者皆正大之事矣化源既清國是自定國家之大

本以立而不為小人所動揺天下之大計可施而不為異議所排沮於以彌非常之天變於未然於以延過歴之國祚於有永使大明之日月亘萬古而常明祖宗之功德與兩間而並久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而漢唐宋不足言矣所以然者何莫而非皇上修德以勝天之明效大驗歟將見功光祖宗慶流子孫萬世之下雖有作者不可及矣臣荒陬孤生誤蒙朝廷任用年踰七十屢章求退未蒙允許反加超擢進之密勿之地常恐

一旦齎志以殁無以報答聖恩之萬一曩嘗具奏欲將所進大學衍義補中所載古今事實切於時務者陸續陳獻以圖報答欽奉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竊惟臣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用以補宋儒真德秀之缺是皆治國平天下之要蓋就事功而言非其本也所謂本者真氏之書所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要是也皇上自居青宫時已命儒臣進講亦已心體而力行之久矣臣於前書所謂本者不敢再有瀆

陳謹推天地之大氣運原祖宗之大功德審今日治亂
安危之大機會凡理勢之所必至事體之所當然特為
指陳議擬因人情之偏處而逆閉其邪念就人心之明
處而發動其善端折其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
澄其源而不使其泛濫於懷襄之大葢臣所獻書之
外別有所見者也謹倣宋儒獻萬言書之比先具此本
上塵御覽以開獻納之端然後備臣原奉欽依事理所
欲言者以盡圖報之志取凡臣所進書中有關於救時

之急務經世之遠圖為治之要政防患之豫謀者別具奏陳以備採擇㢧或有以為聖治萬一之助臣老矣性迂而執心不當憂而憂事無可慮而慮雖於中道不能無過然平生所存所學惟在於此不以既老將死而改其少壯之素志故不覺云云之多如此也伏望皇上憐其戇直之愚赦其干冒之罪臣不勝拳拳懇悃願望之至謹具題以聞奉聖旨這本所言止印經節賞賜停織造杜塞希求陞官等項皆切中時弊該衙門看了來說

欽此

請訪求遺書奏弘治壬子五月十二

臣先於弘治四年十二月内具題欲將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欽奉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看得本書内備規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君為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

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令世頼之以知古後世頼之以知今者凡歴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輯整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以是為先務焉我太祖髙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寳位也既平元都得其舘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没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

蓄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内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籍皆可查考乞勑内閣大學士等官計議量委學士幷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典吏班匠人等逐櫃開盤將書目一一比校或有或無或存或欠或多或少分為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較年月日委官名銜為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為案卷永遠存

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竒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泯爛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

卷者今内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内者未聞有所考校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失今不為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皇上體聖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兹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雖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惟此則萬世之事焉故首以此上請而條列合行事宜於後謹具題知伏候勑旨

計開

一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文館秘書省等處我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三員掌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

貯如此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天下書籍盡歸
內府兩京國子監雖設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
累朝頒降之書及原貯書板别無他書籍其官幾
於虛設請於内閣見存書籍内查有副餘之本各
分一本送兩京典籍廳國子監收掌仍勑兩京内
外守備大臣合同南京司禮監禮部翰林院官查
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内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
數奏知量為起取存留分派𢓕補其止有一本無

副餘者將本書發下國子監勑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錄字不必工惟取端楷錄畢散各堂官校對不許差錯每卷末識以謄寫監生校對教官銜名其師生只照常例俸廪別無支給挨次差撥如常合用刊字摺背刷印匠作及紙筆之費行合於衙門量為撥辦不限年月書成裝釘陸續付兩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而又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

一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臣下之比也今頒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雖皆已輯刻然藏在内府天下臣民得見者尚罕也今編類在延閣書目者有御註洪範御註體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録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闕戒錄衣鑑錄忠義錄為政要錄彰善

癉惡錄武臣鑑戒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我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沾溉者也存之足以範百王垂之足以鑑萬代其閒雖或有闕不本於聖闕　夫所謂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歷等書則又當時儒臣纂成卷帙者也今皆藏在內閣天下人無由得見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聖祖制作之一二為其子孫

者莫不冩之琬琰頒布天下傳之將來以為其父
祖揚名而我聖祖之功之德萬世如見固不假乎
言語文字以傳然聖子神孫繼述之孝顯揚之心
則有不容已者臣請勑内閣大臣督領翰林官屬
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者逐一校閲無差雕印頒
行若其辭語近質不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
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歷
以為寶訓事例倣唐人貞觀政要體製將前項書

籍撮其指要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布天下垂憲後世俾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朝廷用以資治則聖祖之聖德神功與六經而並行同天地而長久矣

一漢唐宋創業之君承亂離之後莫不先收圖籍中世以後稍有散亡遺闕輒遣使分行天下括訪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雖以五代亂離之世尚且不廢況今百年承平内外無事國家猶有餘力採

輯佛道之書以為藏經雕以良梓飾以文綾遍賜
天下寺觀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况此儒
家經訓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之要道經世之大
典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存禮樂刑政制度文
為之所具烏可吝纖微之費而不為經久之計以
貽千古之永嘆哉臣請勑内閣將考校見有書籍
備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謄分送兩直隸十三布
政司提督學校憲臣榜示該管地方官吏軍民之

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幷書坊書鋪收藏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藝術稗官小説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但係内閣開去目錄無有者及雖有而不全者許一月以裏送官其有王府處啓知借錄多方差人詢訪設法蒐採期於盡獲無遺行仰所在有司將各處贓罰紙劄幷給官錢措辦筆墨之費分散各處儒學生員謄寫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許潦草失真就令各學教官

校對既畢以原本歸主不許損壞不還其所得書目先行開具陸續進呈通行各處互相質對中間有重複者止令一處抄錄畢裝成卷帙具本差人類解赴京

一自古帝王藏國史於金匱石室之中蓋以金石之為物堅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格水火使不為患故有天下者斵石以為室錮金以為匱凡國家有秘密之記精微之言與凡典章事蹟可以詒謀

傳遠者莫不収貯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處心積慮可謂深且遠矣後世徒有金匱石室之名而無其實典守雖設官藏貯雖有所然無御災備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測之事而出於常慮之外遂使一代治體事功人文國典因而散失後之秉史筆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於草澤訪之於舊聞簡牘無存真偽莫辨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為人所誣揑者亦多有矣所以古之君子憂

深思遠者恒於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慮當平寧時無故而為急切之語固若不識忌諱者然原其心則不失為忠愛之深也仰惟我朝得國之正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列聖相承承平百餘年盛德神功如天地日月巍乎煥然所以傳之天下後世者惟賴乎實録之書今内閣所藏者太祖高皇帝實録一部二百五冊寶訓十五冊太宗文皇帝實録一部一百二十四冊寶訓十五冊仁宗昭皇帝實

錄一部二十一冊寶訓六冊宣宗章皇帝實錄一部一百十六冊寶訓十冊英宗睿皇帝實錄一部三百六十一冊寶訓十二冊憲宗純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九十二冊寶訓十冊與藏在内府每帝又各有一部而已此外别無他本夫既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之制臣愚過慮欲乞朝廷於文淵閣近便去處别建重樓一所不用木植專用甎石累砌為之如民間所謂土庫者收貯緊要文

書以防意外之虞乞勑內閣儒臣計議督令內閣
書辦中書舍人等官遇其理辦本等文書稍有暇
隙不妨本職分寫累朝實錄各一部不限年月書
成盛以銅匱庋於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一
應干係國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
勑房一應文書如詔冊制誥勑書等項草檢行禮
儀注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
錄亦令書辦官員遇暇陸續抄錄不限年月書成

盛以鐵匱貯於樓之下層凡内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黄之類皆附焉如此則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疑國家之典章垂百王遞沿襲而有本矣不勝萬千年世道之幸議者若謂文書浩大書辦人員數少歲月易邁何時訖功臣請樓成之後先將合貯文書之見有者權寘之中待後陸續寫完新本易出舊本仍貯故處以備考用孟子有

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茍為不蓄終身不得太宗皇帝多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學校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輕伏乞睿照

一藏書之所分為三處二在京師一在南京則是一書而有三本不幸一處有失尚賴其二處之存其在國子監者如内閣例盛以厨匱寘於典簿廳載道所中責付典籍掌管祭酒監丞等官時常提調監護然惟掌其門外之鑰及為水火盜賊之備而已

若夫厨匱鎖鑰則收在内閣每年三伏日如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先期奏請翰林院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赴國學曬晾書籍因而查筭畢事封識扃鑰嵗以為常南監鎖鑰則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収掌其曝書給酒食亦如北監之例皆不許其監官擅自開匱取書觀閲幷轉借於人内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者必須請旨違者治以違制之罪奉聖旨太祖御製書籍着翰林院官

打點見數收貯南京書籍查照目録開寫缺少的
去著守備同南京禮部翰林點檢送来天下遺書
禮部行移南北直隸幷十三布政司訪求其餘罷
該衙門知道欽此
請昧爽視朝奏
臣等仰惟皇上自即位以来一應朝儀悉遵先朝故事
每日臨御有常時臣下趨見有常候七年於兹有如一
日凡内外臣庶得於見聞者莫不贊歎以為皇上孜孜

圖治有憂勤惕厲之心有警戒相成之助太平之治計日可待爰自今春以來出朝間有晏時然亦尋復如舊近三月間往往於卯末方出臨朝鐘鼓之聲一聞於外莫不驚訝以為皇上勤政漸不及前誠恐由是而傳之遠方播之夷狄其為聖政之累誠非細故臣謹按宋儒朱熹解詩之雞鳴篇有曰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蓋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

者而以為真非其心警畏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又甞
伏覩宣廟御製五倫書勤政篇有曰永樂四年正月太
宗皇帝御右順門晩朝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朕每旦
四鼓遂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
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有司行之朝退未甞輒入
宮中閱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
即付所司施行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
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臣等謹錄如前而又竊有見焉

夫自唐虞三代歷漢唐宋至於今日率以昧爽為視朝之期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是時夜氣既定旦氣方清物欲未雜於前心地虛明於内於是臨臣下決機務則是非易見聽斷不惑昔人所謂一日之計在於寅誠非虛語也伏覩皇上諷詠先賢解詩之言佩服聖祖諭臣之語每日常朝率以昧爽為期則政務不至廢弛臣下知所遵守解民庶驚訝之心息遠近傳播之議其於聖德所補非小而太平之治亦於是乎基焉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聞

乞免撰玉樞北斗十二經序文奏

本月十四日内臣傳旨令臣等譔玉樞北斗等經序文臣等未解其義不敢下筆切覩二經所載其中有家有北斗經及即誦此經之語是時經未成編而預言及經經安在哉自古聖賢經典無此例也玉樞經首述普化天尊在玉清天與諸天帝君會言之時誰見而下來傳述之耶北斗經云北辰垂象而衆星拱之夫天無星處

為辰豈有老子而不識北斗不是北辰耶其中又有
云道言者人便會言說道是義理之名如何會言說此
等處皆不成文理决非天尊老君所作無疑必是巫覡
小人假此以惑世誘民為衣食之計耳一向行於市井
閭閻閭閻未曾上達以故因循襲用未革聖明在上闡明
正道如此邪妄在所禁絶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中至
正之所在若又御製序文冠其編首行之天下後世其
為聖治之累大矣伏覩太宗皇帝實錄永樂二年有道

士獻道經者太宗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為邪人主好尚稍不謹懐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從所好茍墮其計将来流無窮之害聖祖明斷載在信史将以為天下萬世法况今日皇上踐皇祖之位而承其宗祀者哉竊料當時所進之書必是老子莊列之類又不然則亦大洞度人等經比也其言雖不合聖賢大道其千百言中豈無一二言可取太宗尤且斥之不用若此二經類

皆卑下之見鄙淺之辭不過幸人疾厄啓其錢財教人醮祭因而求索此正古人所謂左道惑衆之事幸而上聞聖朝以寛大為治不即誅㵼幸矣豈可又以宸章天語而表章之哉臣等職忝輔導茍有所見不敢不言干冒天威不勝恐懼之至

乞嚴禁自宮人犯奏

先該禮部題稱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私自淨身人康某等約有一千餘人各持木棍甎石自長安左門

直至本部後門擁塞街道將尚書耿裕等四面邀截趕打已蒙聖旨著錦衣衛將為首的拿送本衛好生打著問令錦衣衛官已拘將某等在官供認明白請旨發落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為治必防微杜漸恐生禍階今淨身人敢於宮闕之前聚衆至千各持木石趕打執政大臣茲豈小變哉考之史冊自古所未有也惟北魏時羽林軍士以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建言抑武人害彝父子魏朝姑息不窮治其罪其臣高歡素有異志因此知

其紀綱不振歸而起兵天下因之大亂設使魏之君臣稍有知識痛懲其人則紀綱立矣奸雄自然帖服豈至倡一時之亂貽萬世之笑哉且今千人之中舉皆鐵甸之産又聞不止此也此外尚有數千百人村落之間無處無有若今將用此一起人則彼同類之已淨身者接迹而来趨末淨者聞風而傚傚八郡之中其民幾何非徒不得其一身之用并與其子孫皆不得其用矣是豈太宗皇帝起山西無田之民發天下為事之吏填實京

識以壯固根本之意哉今一人入內府一家免差役而又推及其親鄰自此以後京民免役者日多應役者日少若不痛為禁止日積日多賦役積壓平民何以克堪且自漢罷肉刑之後朝廷官府不用宮刑而閭里街市之間乃擅自行用自戕其身體自絕其種類而在天日之下照臨所及之地夫豈美事哉夫人生有血肉之軀有骨肉之親孰不欲保其身孰不欲延其類此輩生太平之時無夭閼之患而甘為此者彼但見今內諸司侍

從之臣為朝廷所任意欲傚傚彼殊不思受畀數者固多而淹常調者亦不少況其人遭家不造不幸為人所詿誤緣事所係累受朝廷罔極之恩死中得生以有今日是以鞠躬盡瘁一心王室以報再生之恩且皆以童稚之年進入掖庭不與外人交接心純而志篤間有一二年稍長者或出於隱宮或不得已顛撲傷損所至非有所覬望而然也非若此輩處心積慮要叨富貴然國家錢糧有限職任有數豈能一一皆如所願一旦所願

不遂安知其不悔前失而肆無忌憚哉夫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闕先傳下絶後繼非止一人一世而已也伏覩皇明祖訓有曰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剌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聖祖之訓雖以天子受天之命人臣禀君之命亦不許用此不仁之刑而彼小人處閭里之中為國臣民者以刀鋸而戕朝廷

之生靈為人子孫者用非法而戕父母之遺體果何心哉伏望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憐小民蚩蠢之愚遵太祖非法用刑之戒廣太宗填實京畿之政不追咎其既往惟限制其將來嚴為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罪其父母及其戶首全家戍邊隣保知情重加罰贖其用力下手之人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賞以死罪人梟首示衆被害之人果年十五以下無知識者量留備用十五以上分送藩府如有不服使令私自逃回者罪坐引誘

窩藏之人經過地方官司仍行各處廵檢司嚴加盤詰有捉獲者考滿得與軍四一例陞用臣叨以凡庸為朝廷所任用係國家大計不敢緘默為此不恤後患謹具題知伏乞聖恩保護使臣等不受張彝之禍不勝大幸

乞免李興死彭程戍邊奏

十二日欽蒙命太監某等與臣等商議李興彭程之罪備聞皇上所以審處二人之罪委曲詳盡超出衆議之表綸音一出凡在見聞莫不驚竦畏服臣等尤切恐懼

切惟本朝開國至今百餘年矣承平日久上下因循非但有司政務日弛而祖宗法度亦多廢棄且如憲綱一書專為御史而設今之為御史者非但不行其事且又不看其書一為是官輒以扶持衙門為言稍有循理守法者衆共非之謂不稱職習久成俗以為當然其來也遠矣今一旦忽然寘之於死謫之以戒知道理者固謂朝廷設立御史巡按一方使彼振肅綱紀以安黎庶犯罪自有定律用刑自有常法因公而死一二人可也今

乃打死至十有三命誅一懲百亦不為過又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愚頑小民不識忌諱尚有不恕彼以進士發身為風憲官疏陳時政乃因先朝末流之弊明白指言罪不容誅矣謫之充軍已為輕典然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不能人人而曉諭之固有不盡知其詳者矣彼但見自來御史陳言切諫嚴刑懲惡以為當然又見法司所擬多官會議罪皆不至死必謂朝廷不欲御史盡職不欲御史言事傳之天下所損非小然此猶一時之事爾

若夫書之史冊乃千萬年之事臣竊觀自古作史者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凡書臣下有罪當死者則曰誅無罪不當死者則曰殺臣下有罪貶謫者不書其官無罪者則書其官蓋作史者考核其人情罪而為之書法今法司定其罪如此多官會議又如此衆人議論又如此安知其後世秉史筆者不據事而直書以殺哉切惟自古帝王有所行遣不徒快一時之意而必為後世之慮不徒懲一夫之惡而必示萬人之戒發雄斷於委靡不振

之之餘施仁恩於垂亡無救之地此所以能鼓動一世之人心以成不世之盛治而傳萬世之美名者也臣顧皇上待法司具本復奏之日批出著都察院堂上官率領十三道御史押李興於奉天門下聽宣諭時遣司禮監太監傳旨宣諭備述二人所以得罪之由朝廷所以罪之之故因而屈法申恩如臣等初議免李興死發極邊地而永遠不許所在有司故縱彭程或降雜職充吏或除名為民仍勑吏部及都察院今後闕

奏再乞免李興死彭程充軍

闕

日欽奉命太監與臣等議必欲寘李興於死彭程充

軍臣等待罪内閣凡遇事之有關於國家大體者不敢

不言況此事非但於國體有損而於聖德亦有累焉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大矣仰惟皇上禀天縱非常之資當春秋鼎盛之時積功累仁以立萬世之基正在此時然臨御五六年誠敬未格於天心屢有災異德化未孚於天下尚未安全一旦忽有誅逐言官之命傳之天下非美事也書之史册非嘉德也臣等於此若不極言異時聖德益崇闕　見事多忽然感悟追咎臣等不言則雖闕　臣等皆起自小官而為先帝所

擢用以致顯榮受恩深死無以報若彭程之誣毀果出其本心臣等與之不共戴天之仇臣等於李興固無私徇亦非有陰私隱惡而畏其黨類攻發若李興之獄果出於被害者眷屬之訴究而不出於告訐則二人之罪

皇上雖欲赦之臣等固以執法死不奉詔矣尚肯申救之哉臣等所以切切為之言者據理之正合衆之情守

祖宗之法保宗社之福焉耳臣等死罪死罪謹具題知

重編瓊臺藁卷七